

不願只是一條空白的線

◎編輯部

世界上可能存在著一種名之為空白的線。

命運雖將我們聚合在這條線上，但你卻會發現，這是一條無法延展的線。因為，總有無數的點以具象或抽象的方式在流失，留下來的空隙，只有靠殘留的點以空虛來自我膨脹。

於是，你將聽到旁觀者的訕笑：這只是一條空白的線，一條與定義不符的線。

※

什麼是我們的命運？很可能是我們所處的邊陲地位。西方人將中國定位於遠東，而台灣又居於大陸的東南邊緣，於是誤解與抗爭接踵而至；同樣的，台灣的學術界仍居於世界的邊陲地帶，而中興歷史更是邊陲中之邊陲，但是你卻能看到許多人正酣然作其大夢。

邊陲命運往往容易招致危機。由於對核心文化的幻想、渴求，在還未能對現實與理想的分際有所認知之時，不滿的情緒很可能早已脫繮而出。於是，人們總在拼命地掩飾其邊陲地位的真相，故而有這樣的夢囈：「歷史系新氣象」、「二二八事變已是歷史陳跡」、「民主旋風吹至興園」……

我們無意抗爭，更不願隱逸，只希望處在這個邊陲地位的每一份子，都能正視自己的命運。

※

邊陲命運真的沒有辦法扭轉嗎？事實上並不盡然，因為核心與邊陲只是相較之下的產物，基點不同便將有不一樣的較量。而我們應該努力的是，引進核心文化加以研究，測試它是否只是一種無法植基的神話。

其實，自我設限與自我膨脹才是兩道難以跨越的障礙。安逸永遠填塞不了內在的虛無，適當的外來刺激才是扭轉命運的契機，因此，我們何不放眼西方史學界，或是觀摩其他各大學歷史系，也何妨問一問：什麼是肥皂箱？

我們絕非要盲目移植，只希望能擁有一個健康的環境，一個廣闊的發展空間。

※

每一年，興史風的編輯群都在苦撐著這份刊物，也堅守著一份理念。第七期興史風的編者曾寫下這樣一段話：讓興史風站在我們的前方，讓企想也站在興史風的前方，就像眼睛恒在上方，手脚不得不往上攀爬。

因為，文化不能植基於虛無，第十二期興史風已不再塑造「通俗的歷史專業雜誌」的形貌，但是我們深信，只要不願是一條空白的線，我們必能聚合成一條可以無限延展的線——從邊陲延伸到核心。